甘茂以被讒去秦亡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

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于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中山司馬喜使趙爲己求相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叅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都不致辯惟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弘出走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

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
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
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
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
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
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
張儀厚禮之如故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

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
雎使人操金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
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
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
周東周立殺宮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
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
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

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子胥事同

楚王使景鯉如秦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

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
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
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
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
秦王乃出之
楚靈王旣死楚立王子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
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
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
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
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

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比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

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

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故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奪爵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

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

引兵去

秦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母曰夏姬無愛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有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

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
居中不甚見幸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
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
楚曰然爲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
奉獻於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
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
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
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
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

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
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
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
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
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
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
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
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
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

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

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

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

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

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

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范睢上書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之禮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後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麗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立少間

無以召之卒遣行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項王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
項王不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
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
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
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
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
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
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
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

陽城項王不聽

漢高帝時陳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於閼氏解圍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縱之

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
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卽揖季布曰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
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
之深也季布乃大說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
玄之曰甚矣人之好譽也雖賢者不免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
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
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

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爲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

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
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
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
詔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
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
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
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
曰傳敎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

爵邑

朱建為人辨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

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
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孺
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
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
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
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
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

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
生平原君之力也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說
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
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
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
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
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

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
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
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
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
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
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
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
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
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
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

以管陵侯劉澤爲瑯邪王瑯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

高后崩產祿顓兵秉政謀作亂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

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
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
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怒
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
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
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
楚合從狀即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
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因節信馳斬長樂

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魏勃初爲齊王將兵聲言誅諸呂及代王立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

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内史

梁孝王得罪漢帝恐鄒陽先見之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竒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伎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

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死如
毛氂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
經學齊楚多辨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
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
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
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
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卽辭
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
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
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

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

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太子微幸梁
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
長公主事果不治
爰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
患之兄子種爲常侍騎謂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
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以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
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
下趙談談泣下車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侯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

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
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
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
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
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
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
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
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
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
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

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

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經從隆慮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受制矣躬不內故及於難

李軼朱鮪合謀拒光武馮異乃遺李軼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慚阻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收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城皐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亦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

班勇既破匈奴因請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於是軍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爲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振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

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
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
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
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
終不信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呂布來迎布軍無蓄
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
平陶侯使者于山陽界亡失文字曹公又手書厚
加慰勞布說并奉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
奉等布大喜復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

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作州進退未敢自寧别答公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効公更遣使賫詔書及平東將軍印綬拜布公又手書與布曰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孤所佩紫綬以藉布乃遣陳登奉章謝恩更以白璧一雙答公登珪之子也初珪欲使登請公布不肯會詔書屢下乃聽登往登見曹公因陳布勇而無計輕于去就

宜早圖之公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知其情也而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公乃謂登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為內應而布不知也

步隲徙交州領武吏千人便道而南蒼梧太守吳巨者劉表所置也隲至上印綏降然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揣知之謂左右曰南土獷悍不斬斷無以立威于是降意懷誘請巨相見巨疑不來隲報曰奉兵遠征足下最先歸命竇氏之於光武不復是過今雖城池不動吏民如故然大軍將至遠近騷

然今且擊牛治酒為足下鎮驚耳又使人說巨曰旣名降附當修主客之禮客從遠方來主人不出恐反相疑巨然之遂將精兵五百人詣隲宮隲數之曰猾賊敢懷首鼠其斬以徇軍以為降而二者戒於是威聲大震交廣之間相率供命南土之賔實自隲始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至果高

荀攸何顒謀刺誅董卓覺而就繫顒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使人說董卓曰太師亦聞高陽里有豪

傑能計謀者乎或與攸是已太師何不遂殺攸併
誅或以滅禍乎臣聞薙氏之芟草也既蘊崇之又
行火焉不盡不已今攸被繫而或在外或聞攸之
收也必不自安而思舉事之日久矣夫以或負大
賢之望挾不共之讐乗關東之烏集糾海内之梟
雄而太師方刼遷天子屠戮大臣負不義於天下
天下莫不思快意於太師且以袁紹之彊劉表之
衆或首鼓掉其間左提而右挈之以聲大義於天
下臣恐太師不得安枕也伍員入吴荆平燬骨此
其往事可爲寒心卓蹙然曰然則柰何曰太師豈

非以彧在外急索之不北走河朔則南依江漢之間難卒圖乎以臣愚計不如貰攸以致彧攸感太師不殺之恩將不愛其身何愛于彧兄弟二人共國而事固爲太師張左右掖也夫荀氏累世忠貞二子名列國士而歸命太師天下將響應焉關東之兵可不戰而解此桓公所以釋怨于射鈎而收功于檻車也夫舍私憾而全忠良英雄之略也棄謀臣以資讐敵智者不爲也太師將自擇焉卓頷之攸遂得不殺罷官歸

[illegible]求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十人送之陰

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
起而布巳亡
袁紹圍公孫瓚急瓚乃遣間使齎書告子續而令求
救於黑山書曰常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
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汝當碎首於張燕速
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内出不然吾
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紹
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袁氏之功似若神鬼
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
賴夜夢薊城崩亡在旦莫汝思別圖無復以我爲

念父子俱屠無益也續見之以爲眞父書遂不入援紹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初瓚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瓚曰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事矣欲以此斃紹而紹爲地道突壞其樓遂入中京瓚案行其地喟然曰豈獨殘民力且傷地脉也不敗何待

曹公拒紹連月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人莫喻其旨會許

攸來奔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
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
日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
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
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
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
日也今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警
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
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以爲得攸晚乃選精銳步騎
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閒道而出人抱束

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益備問者信之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遂燔其糧穀寶貨賈詡曰袁公有一許攸而不能用此天之所以資將軍也

魏武嘗行軍廪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廬江太守劉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

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
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
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儻旬
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
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曹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
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執

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内顧憂故不敢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操以此恨彧

曹操自將擊馬超等超乃求割地送任子請和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撫掌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曹公定許時軍國多事用刑嚴峻公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自首小侯沖謂曰待三

日中然後自歸耳侯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狀謬爲失意貌有憂色公問之侯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单衣見齧是以憂也公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吏以齧鞍聞公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侯少聰察多慧性常以稱象事稱旨欲立以爲後及亡哀甚且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賈詡爭曰大王安得此亡國之言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在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臣恐奸人得以窺大王也公大悔失言于是遂無易太子意

矣

初張紘奉章詣許討逆送之曰北朝留卿誰復與孤共定天下紘曰度臣之才必留度臣之才必不能留遂往曹公知紘可與計乃優崇紘而留爲侍御史紘心戀舊主而外結曹公時進密謀日見親信會討逆薨曹公欲因喪伐之紘曰不可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紘思歸益急因言於曹公曰將軍既表拜權權必感將軍而思戴天子臣請往覘權以天子之命將軍之重權必

聽臣而內拊是不折一兵不費斗糧而坐有三郡將軍雖失臣數輩何損而可以坐有三郡將軍何愛一人而委三郡也昔張儀請出相楚秦從其計卒以斃楚將軍何不遣紘而令歸命將軍也曹公然之出紘爲會稽都尉吳主迎紘執其手曰子綱可謂不食言矣

曹公素忌先主公常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不及對方食雷震失七箸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公遂不復忌先主

先主嘗與公獵獵中衆散關羽勸先主殺公曰失今不圖且自遺患公亦覺衆散恐爲所圖謂先主曰玄德在軍久豈聞軍中遁馬法乎曰不知曰試作之適所將甲士使君無從見一人也實在此獵中遂被髮案劍如噀法狀先主卒不敢發後公追先主及於長坂羽曰往者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吾固知孟德之詐吾爲國家惜耳先主既定蜀公歎曰猾虜詐孤此豈畏雷震者耶

先主南征四郡皆降其太守羣下推先主爲荆州牧

治公安權稍畏之或說權曰臣有計可以致備唯至尊所財臣請效其說備雖有英雄之姿然性闊略而貪於色今至尊之妹年方笄有父兄之風請以歸之彼當來自迎至尊爲築宮室日夜沉酣其中彼且樂而忘歸雄心消盡矣卽欲圖之彼腹雖壯不任方寸之刃如不忍亦足以固好一舉而三計唯至尊所財權曰備人傑也與之固好可使戮力共拒北軍於是使使往使者再拜先主曰下邑寡君慕使君之義願納愛妹爲使君箕箒之妾謹除須命先主猶豫諸葛亮曰禮有親迎麾下何不

往舍秦晉之歡而修袁呂之郄也先主曰吞舟之魚修口垂腴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左右亦曰鴻鵠保河海之中移而徙之小澤則必有矰繳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患臣等料之不如勿往亮曰不然有吳夫人宗主於中其不能害麾下明矣先主遂至京納爲夫人權意綢繆而吳夫人衛先主甚謹夫人亦恐或害之也飲食必自調進夫人謂先主曰昔晉重耳謀反國齊女勸行殺其蠶妾卒歸而霸大丈夫不思乘時立功業安能鬱鬱久若此也先主曰孤有

四方之志久矣不能舍夫人而之夫人曰行也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婦人之義也先主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載夫人俱遁晝夜兼行權使人送曰孤本欲固好非爲惡也

丞相南歸至漢陽降人李鴻詣亮時蔣琬費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孔明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不聽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

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不答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度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斬之亮惡達之二三其德也竟不救助或曰亮實欲魏之殺之也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爲取章慈便敗之吏大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公孫淵欲詭魏而以爲不絕吳吳魏終不信誘吳使而斬之則魏不疑而因得以寬其力徐自王於是稱藩於吳奔獻貂馬吳主大悅議欲遣張彌許晏等

將萬人往加淵爵位議定羣臣皆賀顧雍獨弔
甚矣上下之相蒙也可弔也而賀之吳主曰遠國
慕義爲天下先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
復是過而丞相獨弔何也雍曰臣弔二使之不反
也淵憑恃險遠跋扈再世有不臣之心陛下雖威
德遠著度與魏孰大今不臣魏而臣吳近捨強援
而遠結窮交非人情也吳主曰奚而稱藩於我雍
曰此淵豎子之小計耳淵欲自王恐魏攻其後欲
事魏又業已事吳而恐以爲持兩端貢獻稱臣則
吳必報使加策命既利我之金寶重賚因而留我

之使還報於魏信以為絕吳至而事已成必重德淵而不加伐淵因得以息兵養民睥睨海表陛下不以為然試發一書責其任質其詐立破也且非有攻伐之規重復之慮宜違錫命乃用萬人何不愛其民至是乎故以臣愚計但遣兵數百護其來使魏聞則必以為淵事吳謹終將不聽淵淵計不行矣弗聽謂左右曰丞相悖矣人以義歸我而重疑之何以為來者勸卒發使乘海授淵

初孫權有窺蜀之意周瑜甘寧並勸取蜀使報先主曰張魯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

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先主內欲自窺乃僞報曰益州民富彊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

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先主謂瑜曰備與璋俱託宗室冀馮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達至尊少加寛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瑜白權權以爲至情又瑜兵不得過乃召瑜還後先主入蜀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三國赤壁之爭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闘艦數十艘載枯荻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上建牙旗而先書報曹公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

師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内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誑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于前後也至戰日曹公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時東南風急中流舉帆因風縱火燒盡北船是時烟炎漲天人馬燒溺北軍大壞曹公退走蓋本謀也

吳呂蒙多智孫權甚親之值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令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

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
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恃明矣不移日而城
必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
受誅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
陳禍福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
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
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
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慚恨入地矣
曹爽與司馬懿不相能懿稱疾不與政事爽之徒屬

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懿懿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

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鄧艾鍾會之伐蜀也衛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
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
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
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
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
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
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
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
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

欲刼艾整仗趣瓘營瓘徑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厠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旣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之遣使呼瓘瓘辭眩疾動作

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璀至外解服監湯大吐璀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璀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璀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

謝安與王彪之共掌朝政每臨朝安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

溫嶠知王敦有異志不可復諫乃潛謀滅之先夙夜

綜其府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
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結
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
得文武兼能之士公宜自選其才敦然之問嶠誰
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然裁之任公敦思惟
良久無復勝嶠者嶠卽苦辭敦不從奏補丹陽尹
猶懼錢鳳爲之奸謀因敦置酒與嶠別嶠曰違離
宇下情戀不已願自起行酒以展岐路之心行至
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爲之墜作色
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

王猛說秦王苻堅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旣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陽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北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

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

田爲追騎所獲